

睡袋裡的人

人物表

余仁：三十幾歲的男子，身材瘦弱。

任捨：「任我行」登山用品社老闆，年約四十五，男。

甲、乙、丙：年輕即可。性別不限。臉部浮腫，雙眼大而黑。

場景：舞台上置有小型口字觀眾席，以不影響演員進出為原則，燈光集中在演出區。

第一場：舞台上僅有一工作梯，成Λ狀立於舞台中央，Λ為醫院頂樓圍牆，Λ右側意味醫院頂樓，左側則為「萬丈深淵」。

第二場：「任我行」登山用品社。舞台上空無一物。

第三場：舞台中心有一以黑色粗膠帶圍成的方框。

第一場：

余仁自舞台右方上，走路的樣子像在夢遊，又像在發呆出神。身穿醫院給病人穿的服裝，衣服太大，鬆垮垮的，更顯出他的瘦弱。余仁的眼睛充滿血絲而眼眶則是睡眠過少造成的黑眼圈，嘴唇毫無血色，臉部表情略為僵硬，似乎服藥過量而有點痴呆，時而神經緊張。遊魂般地在舞台右方漫無目的地繞行。見到舞台上的工作梯（即醫院頂樓的圍牆）才忽然停下腳步。

余仁：（清醒過來，舉起手指著梯子）啊！（維持著這個動作好一會兒）啊！（又

過了半晌才放下手）我怎麼會在這裡？（開始兜圈子，思索狀，自言自語）

我怎麼會在這裡？我怎麼會在這裡？我怎麼會在這裡？我怎麼會在這裡？

我怎麼會在這裡？（說話的速度越來越快又嘎然而止，望著梯子出神，約五秒後開始以極慢的速度向梯子走近，手先行於身體，終於碰到了梯子，又像觸了電似的，趕緊縮回手，怪笑了一聲）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很神經質地，音量不大，同樣地也是越來越快。之後又嘎然而止，大聲地）我一知一道一我一怎一麼一會一在—這一裡—了—哈哈哈哈哈！（正色）我早就知道了，（打自己額頭）白癡。這麼大聲是想要大家都聽到嗎？被聽到的話他們會要我吃更多的藥更多的更多的藥，把我變的更白癡更白癡更更—！（用雙手摀住自己的嘴，讓自己冷靜下來之後才放手）我要冷靜才行。（吐了口氣，動作俐落地爬上梯子）瞧，冷靜辦事就有效率。（站在梯子頂端吶喊）以前爸爸就告訴過我！！！！

任捨：（場邊）他沒有告訴過你站在圍牆上，尤其是高樓頂樓的圍牆上，是很危險的嗎？

余仁：（一驚，轉頭）是誰？

任捨：（從右入）這位朋友，有什麼事不能好好地坐下來談呢？樓高危險，我說，你就行行好快下來吧！

余仁：（對自己）都是你喊那麼大聲，你看現在有人來了，白癡。（掌自己嘴，看起來搖搖欲墜。）

任捨：（急忙地）小心！

余仁：你不要靠近我，你一過來我馬上跳下去。

任捨：你是說我不過去你就不跳？

余仁：不是。



任捨：那我還是過去好。

余仁：你不要過來！

任捨：那你至少先坐下。

余仁：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任捨：你坐下我就不過去，你要跳的話還是撲通一下就跳了，坐著好說話嘛！

余仁：我不想跟你說話。你到底想怎樣，沒我的事我就先走一步了——（作勢欲跳）

任捨：等一下——

余仁：（勉強停住）你這人是怎樣，是怎樣！我的情緒都被你破壞了！

任捨：你為什麼想跳樓？「久病厭世」嗎？

余仁：我想跳樓是因為我想死，這樣夠不夠清楚。就算我有病也是吃了那些莫名其妙的藥才有病的。

任捨：（走近了一步，余仁斜眼看他）第一次？

余仁：自殺還是跳樓還是想死的念頭？

任捨：（乖巧地）看你愛回答哪一個。

余仁：（沒好氣）跳樓還有第二次的嗎？

任捨：那也很難講...（又走近一步）

余仁：（防禦地）別動！你不要太過分！

任捨：好好好，你坐著嘛，你這樣我看地心驚肉跳的！

余仁：你認為我會在意你嗎？

任捨：你也為你的親朋好友想想呀，你死了他們不知道會有多難過。

余仁：對呀，（刻薄地）我也不知道。

任捨：（不死心）那就尋求宗教的救贖嘛！

余仁：我蓄意跟上帝與人群保持距離。

任捨：啥？你真是太灰暗了，難道你沒有一絲留戀？

余仁：嗯。（不自覺地緩緩坐了下來，面朝舞台左方）

任捨：（察言觀色）這位朋友，我還沒向你自我介紹過，在下仁捨，任意的任，不過當姓氏的時候要念二聲ㄉㄥˊ，捨是捨得的捨，來，這是我的名片。

（掏出名片，又走近兩步）

余仁：（微微轉頭）你給我退後！

任捨：（退後一步，伸長了手）那你快拿呀！（余仁不情願地接過，看也不看。

任捨背誦著自己的名片：）「任我行登山露營用品社，店長：任捨，電話：02-22856666，傳真：02-22858888，手機：0945168858，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一」

余仁：你吵死了，滾遠一點！

任捨：（忘我）「一一59號1樓，兼營移民人魚世界手續！」

余仁：吵死了！一一你說什麼？最後一句？

任捨：嘿嘿，有興趣了吧！我說本店兼營移民人魚世界手續。

余仁：（調整了姿勢，轉身向任捨）什麼叫人魚世界？

任捨：就是人魚的世界啊。人魚，你知道的，就是那人魚嘛，哥本哈根有人魚的雕像。

余仁：少唬人了，那不過是騙小孩的童話。

任捨：那你就錯了，人魚的傳說自古以來就有，中西方都有類似的說法，因為這真的是真的，人魚存在於世界上！不然我怎麼能做這種生意。

余仁：（半信半疑）你這生意怎麼做的？

任捨：當然是要嚴格篩選啊，我可是重質不重量，要成功移民到人魚的世界，比拿到美國的綠卡要難上一萬倍呢！

余仁：「人魚世界」這詞聽起來真無聊。

任捨：因為他們沒什麼國家觀念啦，只有「人魚族」而已。

余仁：你告訴我這些，到底要做什麼？

任捨：我可是看人才說的呀！要不，到處告訴人人家可會把我當瘋子的！再不然，如果引起大轟動，我就沒辦法做好「品管」了...

余仁：我有哪一點符合你的要求了？

任捨：一點都沒有，我只是不能眼睜睜看你跳下去，要給你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一點希望。再說我們也挺有緣，不然怎麼會這麼湊巧，在這麼個怪地方怪時機讓我遇到了你。可不是人人有機會移民到那裡去的，大好機會別放過了。

余仁：你有沒有菸？（任捨遞了根菸過去，幫他點了火）你退回去。好久沒抽菸了，鬼地方。（暫停）我要想想。

任捨：那當然那當然，這可是牽扯到你要不要活下去的問題。對了，你為什麼進醫院？

余仁：我已經肺癌末期了。順便告訴你我也有輕微憂鬱症，還有一些有的沒的我記不清楚了的。怎麼樣，距離標準太遠？（任捨默然）沒關係，我抽完這根菸就跳下去，一了百了。

任捨：欸，別這樣，規矩是人——人魚——訂的，當然可以有彈性，你的病不是傳染病，不會有什麼後遺症，我就為你破一次例吧，至少讓你在世的這段

日子好過一點。

余仁：(有點感動地)我很久沒遇到你這樣的好人了。(從梯上下來，握住任捨的手)衝著你這句話，我就暫時不尋死了。我該做什麼？

任捨：好兄弟，這樣才對，要積極點！來，跟我去店裡，我們辦些簡單手續就成了，來！（親熱地挽著余仁地手臂，余仁起先想掙脫，不過還是就範了，被任捨半拖半拉地帶離了舞台。兩人下。任捨又折了回來，一手拿走梯子，說：）這麼危險的東西趕快收起來！（對舞台右方）我來了！（快步走出）

第二場：

(余仁、任捨入，兩人交談著)

任捨：余先生，最後你只要在這上面簽字就好了。

余仁：(翻著手上的一疊紙，狐疑地)不用付錢？

任捨：你有很多錢嗎？

余仁：沒有。

任捨：這就對啦！

余仁：不對呀！這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

任捨：這麼說好了，我有點像是「留學代辦」的身分，事成了學校會付錢，重點是學生好不是學生有錢呀！所以你就不用擔心了，他們可是很缺人的呀！

余仁：喔。

任捨：你仔細看一下上面寫的，沒問題的話簽完名給我就沒事了。

余仁：我有問題！

任捨：(有禮地)是的，請問。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余仁：我不用給你「我的聲音」嗎？

任捨：我要你的聲音做什麼？

余仁：《人魚公主》裡面人魚變成人，海巫婆開的條件就是要她的聲音——

任捨：哈哈，那是童話好不好，你太可愛了，真是個天真的好孩子！（稍頓）

我們是很實際的。

余仁：（有點窘）喔...（簽了名）我簽好了。

任捨：（接過）好，（禮貌地）請稍帶片刻。（下）

（余仁稍顯侷促地等待著，很快任捨提著三個睡袋回來了。）

任捨：來，你試試哪個比較合身，或是比較喜歡哪個顏色和款式——

余仁：（傻眼，詫異地）這不是睡袋嗎？

任捨：（神秘兮兮）看起來是，可是其實是人魚皮！

余仁：（驚嚇）從人魚身上剝下來的？

任捨：夭壽，哪有人那麼缺德的。這是人魚造的啦，跟真的幾乎一樣，趕快試一試吧！

余仁：（把睡袋攤開）我——我要站著試還是躺著試啊？

任捨：隨你高興！你怎麼舒服就怎麼試。我去拿鏡子。（下）

（余仁掩不住興奮地試了第一個睡袋，任捨持鏡上。）

任捨：鏡子來了。

余仁：（照鏡，搔首弄姿）色彩太暗了。

任捨：（拿了另一個睡袋給余仁）這個比較鮮豔。

余仁：（脫下第一個睡袋，穿上第二個，照鏡）顏色是對了，可是又有點大。（有點不好意思）我會不會太挑剔了？

任捨：(遞上第三個)當然不會，合身最重要！

余仁：(試穿第三個，滿意地)這個好！

任捨：確定嗎？

余仁：(聲音高亢)確定！(喜吱吱)

任捨：好，那你先穿著適應一下，我把這些東西收拾收拾。

(任捨拿著其他睡袋和鏡子下，余仁穿著睡袋，一開始不動，確定任捨暫時不會回來後變像個孩子一樣，裹著睡袋在地上滾來滾去，一邊忍不住發出快樂的尖叫。

任捨回到台上，手上拿著一杯有色不明液體，發現余仁的舉止，咳了一聲，余仁立刻停止動作坐起來，任捨一副什麼都沒看到的樣子。)

任捨：咳...喝下這個，等你醒過來你就到了人魚世界了。契約上都有寫。

余仁：(掩飾地咳嗽)喔，好。(接過來一口氣喝了)咦？沒什麼味道嘛！我還以為——(藥效發作馬上睡倒在地)

(任捨呼了一口氣，把余仁放平，置於舞台正中央，從腰際拿出一捲黑色粗膠帶，以余仁為中心圍成一個 1.5 公尺x2.5 公尺的長方形後下場，燈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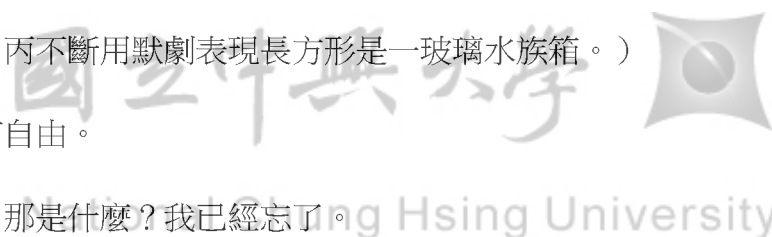
第三場：

(一束藍光集中在黑色膠帶形成的長方形處，舞台他處全黑，余仁仍在原位，長方形的三個角落各站一人，都穿著睡袋，不過都只穿到腰際，低著頭，看不清楚臉。每人活動不可超過長方形之外。)

(甲、乙、丙不斷用默劇表現長方形是一玻璃水族箱。)

甲：我沒有自由。

乙：自由？那是什麼？我已經忘了。



丙：自由冰冰涼涼的，有點甜又有點酸。

甲：我渴望新鮮的海水。(余仁動了一下)

乙：新鮮的海水，跟眼淚不太一樣吧。

丙：想聽聽波浪的聲音。

甲：還有新鮮的空氣。

乙：我要一點個人的空間。

丙：在這裡，連轉身都有困難。(余仁醒過來)

甲：更別說要游泳了。(乙、丙擺擺手，「別傻了！」的樣子)

乙：天快亮了吧。

丙：我討厭天亮。(余仁坐起)

甲：我怕黑。

(靜場。乙、丙瞪著甲。)

甲：(見氣氛不太對，連忙補了一句)但我也討厭天亮。

乙：(漠視甲)好安靜。

丙：好安靜。

甲：我怕。

乙：(鄙夷地)等一下你就會懷念安靜了。

(余仁動了一下，沒人看他。)

丙：今天應該是要——(屈指算)吃死魚。

(甲做出噁心的表情)

乙：死魚也有新鮮不新鮮的差別。

丙：還是當人好，我以前真傻。



(余人聆聽三人對話，發現三人無視於其存在，對環境的陌生讓他心生恐慌，卻也不敢貿然行動。)

甲：我有點想喝咖啡。

乙：我想抽菸。

丙：我只想轉個身。(丙困難地試圖要移動到沒有人站的那個角落)

甲：別亂動，你一動水都混濁了。

乙：死魚也好，我肚子好餓。

(丙移動成功，面無表情地站著。靜場。)

甲：幹嘛不講話。

乙：我肚子餓沒力。

丙：我累了。

余仁：(怯怯地) 請問...

甲、乙、丙：(張望、警覺地) 誰？

余仁：我！我在這裡。(甲、乙、丙轉動脖子，沒看到坐著的余仁)

甲：水都混濁了。

乙：你在哪裡？

(余仁努力站起來，甲、乙、丙看到他，三人同時(巫婆般)怪叫一聲)

甲、乙、丙：噫！

甲：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三人像念經一樣不斷吟誦著，甲是：「好擠啊」，乙是：「還不夠擠嗎」，丙是：

「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此後三人除非有台詞，否則不斷複誦著這部分，不用大聲，但務必要營造出詭異氣氛)

余仁：(提高音量) 請問這裡是哪裡？

(同時)

甲：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你不會看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我、我看不出來。

甲：這裡是地獄。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地獄？(恐慌) 可是——

甲：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這裡是一個大水族箱，你別聽他的。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水族箱...(頹然)

甲：地獄！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為什麼我——為什麼會我在這裡？

甲：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你不是要去人魚世界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是啊！

甲：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好擠啊...

乙：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還不夠擠嗎...

丙：這裡就是了：「人魚世界水族館」。擠死人了我不能呼吸誰來救救我...

余仁：（顫抖地）你說什麼？

（靜場。）

乙：（惡狠狠地）這裡是「人魚世界水族館」。

（甲、乙、丙尖叫。吟誦停止。靜場。）

余仁：騙人...

甲：（自怨自艾地）是自己笨。

余仁：我被騙了...

乙：天快亮了吧。（似笑非笑地抬起頭，臉浮腫。乙對前方呆滯地眨眼。）

余仁：天亮？為什麼要一直提天亮？

丙：我討厭天亮。我討厭。

余仁：天亮，天亮不好嗎？

甲：（膽怯）我怕。

余仁：怕什麼？

乙：（抱頭尖叫）天亮了！

（舞台與觀眾席燈全亮，此後不熄燈。）

（甲、乙、丙抬起浮腫的臉望觀眾，臉部很白，眼睛很黑。）

余仁：天亮了！天亮了怎麼樣？

(甲、乙、丙同時把睡袋從腰際拉到頭上，競相躺下(除了余仁站立處，剛好填滿長方形)，台上只剩下余仁站著。)

余仁：你們怎麼了——(發現全場觀眾都在望著他，受到極度驚嚇，叫聲淒厲)

啊！(遮住自己的臉)不要看我！(試圖要在躺下的三人中找空間躺下，但是已經沒有空位了)讓個位子給我！讓開！(三人不動，又開始吟誦，這次要越來越大聲。余仁也想把睡袋拉到頭上，可是只能拉到脖子)不要再看我了！(他轉向每一邊都發現有觀眾，臉上寫滿了恐懼，語氣越顯歇斯底里)不要！不要看我！不要看！沒什麼好看的！走開！你們沒見過人魚嗎？... (他在原地很快地旋轉，最後力竭倒在三人身上。靜場。)

甲：(推余仁)喂！你還活著嗎？

乙：看看就知道。(坐起，測余仁脈搏、鼻息、心跳)

丙：怎麼樣？

乙：掛了。

甲、乙、丙：(拍手)好極了！(三人動作迅速地把睡袋脫掉，從此開始活動可以在長方形之外。甲俐落地摺疊睡袋，乙拿出手機打電話，丙把余仁穿的睡袋脫下，甲忙完了就協助丙，反之亦然。)

乙：(講手機)喂？任老大，是我。(停)三兩下就解決了，下次找個挑戰性高一點的好不好。(停)嗯，你也快點，新鮮的才能賣好價錢。(停)我知道，

只有肺跟腦不要用對不對。(停)好，總之我辦事你放心。(掛了電話，對

甲、丙)動作快，我也來幫忙。(二人拖走余仁，一人拿著睡袋，四人出。)

(任捨搬第一場的梯子入。)

任捨：這些人也真是的，東西都沒收乾淨。(先放好梯子，再蹲下把黑色膠帶撕

掉，撕完便走。很快又回過頭)我竟然忘了！(對觀眾，一臉正經)在下
任捨，任意的任，不過當姓氏的時候要念二聲ㄉㄤˇ，捨是捨得的捨，這
是我的名片。(遞名片給幾位觀眾)我做的是無本——小本生意，開登山
社的，電話 02-22856666，傳真 02-22858888，手機 0945168858，地址臺
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59 號 1 樓，隨時恭候大家光臨，謝謝大家！謝謝！(哈
腰出)謝謝！

劇終